

美甲店之考古坑前身

文：张宇凌

”甲天下“是艺术家叶甫纳长达两年的艺术计划：”指甲计划“中作品性最强的一场展示，其中包含了录像，雕塑和综合材料的绘画（叶甫纳将其定义为绘画）。录像作品的叙事企图非常模糊，很容易就被其一种故意造成的发廊视觉效果淹没，但其中的故事似乎是维系整个展览的一条线索：一群旅行者来到一个小镇，女主角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发现了类似巨石阵的指甲阵，其中掩藏着一个跟远古的指甲女神相关的穿越时空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一种关于未来的考古学。艺术家采用这个视角，改变了“指甲”这个概念的尺度。在考古发现中，残留之物，不论其现实尺度是以几百米论，还是以几毫米论，它成为文明或文化揭示之物，成为跨越时空隧道的入口，可能性是同样的，而且甚至微小之物常常比庞然大物更具可能性。也就是说，一片指甲跟一座宫殿所蕴含的信息量和开启时空的动能可能是相当的。

指甲计划从一开始，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各种方向来探勘“指甲”的尺度。叶甫纳认为指甲是身体上最小的，最不稳定的（随着生长周期而脱落再生）可展示部分。而它却有是每个人类，甚至很多动物都具有的，是民主化和社会化可能性非常大的一块展示空间。这种空间符合她将艺术社会化和日常化的理念。所以她才发起了指甲计划，号召每个人来做他们自己指甲的策展人。艺术家，设计师和社会主义运动家威廉·莫里斯一直是叶甫纳隐秘的精神导师。当他着力于“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也是从最日常的角度来主张一种新社会生活。莫里斯的公司设计家具和纺织品，他自己最钟爱植物图样。精美的花草草看似非常主妇和日常，但莫里斯的态度就是从厨房和饭厅开始，用美学改造人的生活。叶甫纳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当然了解，这件事情是个乌托邦的梦想。乌托邦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为人提供长治久安，而是一次次激起人们重构一个“乌有之乡”的欲望。从日常中提炼乌托邦，这就是指甲计划的悖论，也是创造力从中产生的水力循环。

展场中的尺度落差也是非常大的，这种落差产生了某种“势能”而为这个展览注入了电力。最大的作品如指甲画有两米多高，而最小的作品如指甲雕塑只有两三厘米高。展场一侧是五个巨大的指甲画：以

透明亚克力制作成指甲，再用丙烯加上真正的指甲油，以及美甲用到的小装饰物加以描绘和装饰。在五个指甲绘画的上方有这次展览的图腾标志，来自于麦田怪圈和生物基因图谱。指甲上描绘的线条有一种现代主义的几何外观，但实质取材于女娲补天的传说。有的以五彩的甲钻来代表女娲用来补天的五彩石，有的以缠绕的线条来模仿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的图像，还有的带着来自原始海洋的贝类……五个大型指甲绘画作品，背后寄托了一种上天入海，创造人类的母性力量。因其尺度和材质，在视觉效果上闪闪发亮，如同五面古代盾牌般具有侵略性。

而指甲对面的小型作品则共有 70 多件，大多数牵系着日常生活的枝节。比如打蛋器，冰糕盒，洋娃娃，橡皮泥，锅刷子……到最后甚至有一些抽象的不可名状的物体。叶甫纳给这个日常的世界的无机物装上指甲，然后你会发现给它们指甲就等于给它们手从而赋予它们某种生命。指甲化就是巫化。因为手可以帮助，改造和伤害。手可以真实地与世界互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哪怕一根飘垂的布带，似乎因为有了指甲而有了很多神奇的可能性。这部分的布展有个不容易令人发现的细节，作品投射在地上的影子非常像考古坑出土文物的原位摆放图。

整个展场设计成绿色，映射着霓虹彩灯，其气氛诡异幽谧如同进入了考古现场。整个展览向着时间的维度”总结“了指甲计划，在未来考古的视角中，用巨石阵，女娲，麦田怪圈，基因，出土文物……等一系列暗含的符号原型推动了这个艺术计划的意义。这是它植根最深的一个企图，而且也因为这个企图而产生了精彩的作品。唯一我们需要提问的是，指甲计划本来着力于社会性互动的方面并没有在这个总结性展览中出现。叶甫纳在计划着一个实体美甲店于北京 798 艺术区的出现，我们还很难构想这个美甲店的独特之处。这个设想难免让了解她作品的人想起威廉·莫里斯于 19 世纪的伦敦成立的莫里斯公司。这类举措不论是属于恩格斯所说的”情感社会主义“，还是属于拉斯金所说的”美的社会主义“，作为叶甫纳所想要把艺术带出展厅而走进社会的努力，都是值得人期待的。